



长 篇 小 说

梦屋

雪 静 著

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才能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于是前世的我，
千万次地回眸，
为着今生的与你相遇。

女作家倾情之作，泣血之作，
与读者同悲共泣。

梦屋

雪 静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屋 / 雪静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4

ISBN 7-5387-1656-4

I. 梦… II. 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012 号

梦 屋

作 者: 雪 静

责任编辑: 王金亭 刘德来

责任校对: 刘德来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湖南长沙三和印务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75 千字

印 张: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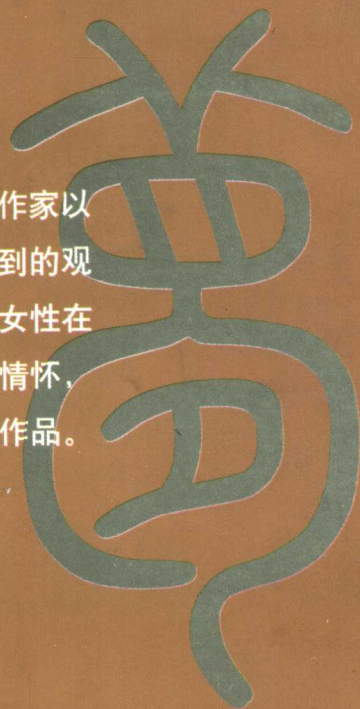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7—5387—1656—4/I·1582

定 价: 26.00 元



这部长篇小说，女作家以其特殊的经历和敏锐独到的观察，描写了不同时期的女性在世俗和真情面前的赤裸情怀，是一部令你意夺神骇的作品。

责任编辑：王金亭 刘德来

装帧设计：[Logo]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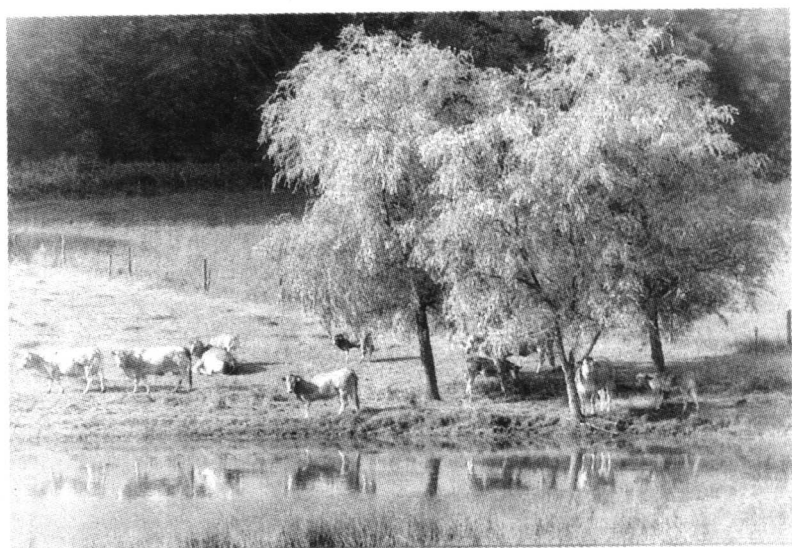
此书献给
曾经让我的心灵震颤的人



雪静，本名高晶，女，满族。六十年代初生于北方。现居南京。著有小说集《无法纯真》、《我的丈夫是中尉》。中国小说学会会员。

第一部

童年是记忆深处的树



第一章

1

我是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一蓬旺盛的头发如同一只大鸟冲出神秘的林莽。我手舞足蹈，手腕脚踝发出动听的脆响。我真想安静下来，可我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了，我只要停止舞动就会有纷乱的想法汹涌而出，丰富多彩的世界犹如一个艳丽的女人，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却悄悄变老，年轻时夸张的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变成了辉煌的愚蠢，而那些鲜活的人和事总是留在心灵的深处，当心灵变得庞杂时，倾诉的欲望就开始膨胀，那我还是安静下来，说吧。

我首先要告诉你，我童年的整个岁月。

在北方一个闭塞而脏乱的小城，我经历了我那个年龄不该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因为与人物密切相关，最后就衍化成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形象，伴着我的花季、我的成熟、我半醒半醉的人生。我常常想，就让岁月的封尘将这些事和人埋葬吧！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这些事和人就像一朵又一朵浮云在我心灵的天空凝聚，密度大得足以酝酿一场暴风雨。我没有任何办法让这场暴风雨停止，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灵被水浸淹，确切地说，是被泪水浸淹。

我母亲杜小兰是有名的美人，她离开塞北的一座城市嫁到我父亲黄启蒙的县城时，我父亲正在一座小型煤矿当医生。矿上有一条铁路，是日本人修的，二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搜掠了数不清的矿藏，其中就包括煤。父亲居住的这座县城因为煤矿而一度闻名，又因为煤矿的原因，县城里的路和桥成为最优美的风景。

桥是水泥建筑，桥两边没有护栏，桥上能并行走两辆车。人在桥上不经意坠下去的事常有发生，城里的人一旦知道家人要过桥时，总免不了要叮嘱：小心哟小心！桥叫大洋桥，也是日本人修的，日本人修好这座桥，就在县城抓了个李姓的财主，他的家业堪称全城之冠。日本人将李财主抓到宪兵司令部，先让他目睹了一个正在上刑的人，据说是那个县城的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后来被日本人杀害，有许多人目睹了他死时的惨状，一刀下去，尸首分家，两只手的神经尚有知觉，痛得在地上乱挠。李财主看到那个共产党被绑在一只老虎凳上，正痛得嗷嗷惨叫，他的脸刷地就吓白了，提着长袍便往门口退，退出门口就给一个不长胡子的日本军官跪下了，日本军官得意地看着李财主，把他头上那顶西瓜皮小帽摘下来在手上把玩，李财主光亮亮的脑壳就像一只钨灯泡接受太阳的辐射。大日本军官把玩西瓜皮小帽的时候，李财主偷瞥了一眼日本军官，他看清了他没有胡须的下巴，而他的年龄早该是胡须丛生的林莽了。这一瞥过去，又使李财主惊悸了半晌。李财主从小念过私塾，精通八卦相术，依他的观点，世上有四类男人不好缠，其中有一类就是不长胡子的男人，这四类人被编成了四句顺口溜：在民间广泛流传：无须麻脸不可交，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水蛇腰斗不过亮白顶，亮白顶斗不过老杂毛。李财主在心里重复这四句顺口溜的时候，不长胡子的日本军官又把西瓜皮

小帽扣在了他的头上，并通过翻译告诉李财主，新修的桥归你了。

李财主登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日本人想敲诈他一笔钱，却又寻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一座桥可不是几十块大洋就能买的，他的家业是他一辈子的积攒。他有六房姨太太，六房姨太太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买首饰添衣服非到年底才行。但李财主未敢吭气，强装笑颜说，太君，我就回去取钱，就回去取钱。

李财主回到家，李家老小顿时泣作一团。买那座桥至少要二百光洋，这就意味着李家面临着倾家荡产了。李财主与家人哭过了，就开始想对策，他想这钱是必然要出了，但出多出少却有周旋的余地。他可以出一百光洋，而另外的一百光洋他想不出用啥去抵挡。他望着六个姨太，六个姨太也望他，个个桃花粉面，煞是凄艳。李财主忽然就有了计策，他想他要拿她们中的一个去抵钱。

李财主的想法一说出来就像晴天霹雳，在六个姨太的头顶轰然炸响。她们哭天喊地求老爷留下自己。有的抱住老爷的头，有的抱住老爷的腰，有的扯住老爷的胳膊，有的搂住老爷的腿。李财主心里收着妻子的泪，忽然难过地抖起来，他谁也舍不出去呀。哭闹了一个时辰，李财主和几个姨太又醒悟过来，面临着抵债的关隘，没钱哪有命啊。李财主说，谁去？你们谁去抵那一百大洋？几个姨太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去了就等于送掉了半个性命。

大姨太在关键时刻显出了高风亮节，她与李财主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她在家中有了不同于其他姨太的位置。她说话算数，甚至能当李财主的一半家。五位姨太都是她为老爷选的，她指使谁干啥谁也不敢违抗。但去伺候日本人，她就只好派谁去了。她觉得派任何一个人去，都是她的罪过。于是她挺身而出，我去！大姨太的高风亮节使全家人惊骇起来，最惊骇的是李财主，他没想

到大姨太会有如此勇气。他在惊骇赞叹中又有了几分醋意，她真要心甘情愿委身于日本人了，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大姨太说，我老了，日本人不能把我怎样。老爷带着小姨太们先到乡下躲一躲，等这事平息了，咱还是一家人的日月。年轻的、貌美的，到了日本人手里，兴许就没命了，大姨太说着，就满脸流起泪来，几个小姨太给她擦着泪捶着背，帮她化妆更衣，又目送她进了日本人的司令部。

日本人打量完大洋，就打量这个抵大洋的女人。他觉得这女人太老了，与大洋相比显然抵不过大洋的价码。他邪淫地看着大姨太，她的头发高挽在脑后，那是一头浓密的秀发，发上插了各式各样的头饰，这秀发给她增添了生机和魅力，日本人看着看着就由不得用手抓了一把，她抓到了油光光的東西，蹭在手上光滑无比。那是一种杏仁榨的油，抹在头发上光亮滋润。这油带着山野的清香，深深刺激了日本人的欲望，他又在大姨太的头发上乱抓了一把，这一抓使大姨太有序的乌发散乱开来，日本人就在这无序的散乱中将大姨太推倒了。

大姨太闭上眼，承受着来自异族的蛮力，这一刻她是把所有都豁出去了，为了她的那个家族，只有豁出所有。日本人先是在大姨太的上半身施展魔力，他操纵着她的黑发，一簇一簇的黑发，散在她白皙的身上。她的皮肉有点松弛，使她的两个奶子像两只耷拉的布袋。日本人让这两个布袋在大姨太的肉体上撞击，他把她的头扳起来放下去，黑发像森林掩映着两座布袋样的山丘，一会儿大姨太就眩晕地不醒人事了。日本人的魔力又转向她的下半身，大姨太的下半身就像一片干涸的沙漠，连一丛带绿的颜色都没有了。她的两条腿叉开，如两段老去的树干，架着那一眼即将枯干的泉。日本人趴在泉眼嗅了嗅，又用手抠了抠，他想见到泉水，但他没想到那泉真的没水，这使他很恼火，他的劳而无功刺激了他的蛮力，他就将脚上的皮鞋脱下来对着泉眼猛抽，

他抽一下大姨太惨叫一声，再抽一下大姨太再惨叫一声。大姨太的惨叫开始还是声音，后来就变成了嚎喊，再后来竟是嚤嚤的抽泣了。日本人看着肿胀的泉眼，神经高度兴奋，生命之根蠢蠢欲动，于是那根就探进泉眼攫取了宝藏。

大姨太是被李财主求人抬回家的，她回来时几个小姨太都躲避到乡下。大姨太两个月下不了炕，李财主变卖了家里的古董给大姨太治病，大姨太病好以后就成了这个家族中更有权威的女人，李财主甚至都要畏她三分。李财主外出回来，总要在大姨太门前把车铃打响，大姨太知道李财主又给她带了好吃的东西，她取了东西再把李财主分到小姨太房间，哪个小姨太霸了李财主都要感激大姨太。

日本人投降以后，大洋桥归了人民政府，李财主感到事态不妙就跟大姨太一道遣散了身边的小姨太，分房分地给她们，余下的都卖了，剩下三间留给他和大姨太居住。后来轰轰烈烈的运动到来，李财主已所剩无几，政府想没收什么都没指望了。

我所以写这么一大段有关李财主的故事，是因为我的童年一直与一个姓朱的女人搅在一起，我居住的大院叫朱家大院，这个大院就是李财主的私宅，后来被卖了。大姨太就姓朱，她传奇的经历给小城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于是这个院子被称作朱家大院。我一直叫这个女人朱娘，她在我整个童年的时光里就像一部老掉牙的留声机时时响着疲惫的叫喊。

3

朱娘走进我的记忆，我已经六岁。六岁的我迎接了一个伟大而苍茫的时代，那个时代有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惊天动地的锣鼓，还有千家万户的动乱。朱娘被剃了光头，光头在丽日蓝天下闪耀着银光。朱娘就用一顶蓝色的帽子遮住银光闪耀的光头，光

头又称阴阳头，是地富反坏的标志。朱娘虽然惨遭过日本人的蹂躏，但李财主在县城声势浩大，她是难逃地主婆的法网的。朱娘在一个阴雨的早晨从我的眼前走过，她低着头，脸上跟天的颜色一模一样，我见她怪里怪气的样子，心里一阵发笑。心想地富反坏就是朱娘这个样子，倒也没什么可怕的。我真正走近朱娘，就是在这场运动中。我父亲因为专业技术的出类拔萃而遭了同科室人员的妒嫉，一位姓王的男士摇身一变成了医院造反派的领袖，父亲一夜之间就被打成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戴上高帽游街。父亲游街的情景我见过，他们一行四人，双手被绳子捆在身后，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牌子是用厚厚的松木板做的，木板用精细的铁丝穿牢，上写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等罪名。父亲的罪名比别人多了一条，那时我还不识字，不知道另外的字念什么，但只感到那几个字刺眼，我问母亲，母亲面无表情地说小孩子不要多事。母亲说这话时脸上是一种麻木状态，她内心是不是波涛汹涌我当时无法猜出。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让我给父亲送饭，医院揪斗的“牛鬼蛇神”集中在院部的一间平房里，住院部与门诊部隔着两条马路，是一个偏僻幽暗的巷子，太平间就在住院部门口，送早餐和午餐我迎着曙光和晴天白日，送晚餐我就像黑夜里的一只过街老鼠，生怕被哪个大脚掌踩断了尾巴。北方的冬天夜幕总是早早地降临，夜幕降临以后，大街上就没有什么行人了，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偶尔有一只路灯闪着不健康的黄色的光束，像在马路上行乞。我托着一只饭盒走在这样的马路上，步子很急很大，整条大街都能听见我鞋子的响动。我六岁，没有一棵树苗高，却执行着大人的任务。好长好长的路，像是总也走不到尽头，其实县城方圆不过数里，一条街顶多二里长，但惧怕黑暗的感觉使我放大了路的长度。最怕的是经过太平间，它设在门的两边。小的时候听过许多鬼的故事，红眼睛白舌头，便想着从太平间钻出一个白色或者黑色的幽灵，在我面前一闪，我立刻魂飞魄

散了。越这样害怕，身上的汗毛越是竖立，像一排排茅草，我感受着风了。身后有脚步声。鬼的脚步声，我想回头，又不敢回头。想起朱娘讲给我的故事：人身上有三盏灯，肩膀上两盏，头顶上一盏。三盏灯是镇鬼灯，走夜路时千万别回头，回一次头，灯就灭一盏，回两次头就灭两盏，回三次头全灭了，这时鬼就会跟上来，拽着你到阴曹地府去。不回头，坚决不回头照直走，不跑，我简直是小跑起来，跑过太平间，见到牛棚里的爸爸。

爸爸将饭盒接过去，就打发我走了。我多想听爸爸说几句安慰我的话，可爸爸什么也不能说，他目送我走出住院部，在寒冷的暗夜里消失。尔后，爸爸打开饭盒，避开人的眼目，在饭里翻找纸条，那是妈妈写给他的，每天都在这张字条上告诉他一些事情。可这几天，妈妈一个字也没写给他，妈妈对爸爸游街时牌子上写的罪行表现了沉默的愤怒。

我记事很早，三四岁的时候常在睡梦中听见爸爸妈妈吵架。有次我偷偷睁开眼，看见妈妈手执酒瓶喝得酩酊大醉，浓浓的酒气在不大的房间弥漫。妈妈边喝边哭，身体倚在墙壁上，被子在她的身边散乱着。妈妈痛苦的时候也非常漂亮，她的脸谱像电影名星王晓棠，当电影“神秘的旅伴”在我们那座县城放映时，人人都喊妈妈“小黎英”。

父亲跟妈妈夺着酒瓶，他显然要阻止妈妈继续喝下去，妈妈索性站起身来，一仰脖颈咕嘟将酒喝了个精光，就像喝白开水一样从容。父亲最终还是将瓶子夺了过去，但那已是一只空瓶，空酒瓶在昏黄的灯下散发着酒气，父亲狠狠地将瓶子摔在地上，母亲疯了似的扑过去抓他拧他，父亲随手抄起柜子上的一只圆圆的镜子照准母亲的头部砍去，哗啦——镜子碎了，碎片散落一地，有一千片。我吓得钻出了被窝，大哭。我的哭和父母的吵闹惊醒了两岁的弟弟，弟弟随之也加入了哭喊的行列。尔后，住在对面屋的奶奶也醒来了，奶奶拄着拐杖捋着两只小脚走过来，气咻

咻地指责说，小兰你闹什么？奶奶对妈妈从来是一副威严的面孔，她是旧社会的媳妇，受过婆婆的虐待，尽管妈妈做她的儿媳时已是新社会，但封建的遗风仍在她身上顽强地作祟。听母亲说，她孕育我时，特别想吃白菜粉丝，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比金子还贵。母亲在医院食堂吃饭，有天回家，看见奶奶正在做小米饭和白菜粉丝，就磨磨蹭蹭不想走。她吃了一碗小米饭和一碗白菜粉丝，脸上立刻洋溢出健康的红润。这时的妈妈感到满腹都是喷香的白菜和粉丝，她对着奶奶微笑，讨好地微笑，这样的微笑无疑是一种感激和搭讪。奶奶却阴着脸说，各人有各人的一份，粮食这么金贵，你多吃一口就要饿着别人。妈妈从此再也不回家吃饭了，饿了就喝水，直至吃食堂的日子结束。

奶奶站在屋中央，就像一座令人窒息的煤窑。奶奶通身是黑的，黑发黑脸黑衣黑裹脚黑拐杖。她从不指责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在她心里如同一座宝塔，而儿媳不过是塔底的一粒沙。妈妈被父亲扔来的镜子砍破了头，血顺着黑发渗出来，一滴一滴落在脖颈上，不一会儿妈妈身上的衣衫就染成了一面红旗。奶奶说，你觉得这个家不好，养不住你，你就远走高飞好了。两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遍地都是……

父亲被奶奶拉走了，屋里只剩了妈妈、我和弟弟。妈妈就像一尊雕像屹立在屋的中央，她的脸上是委屈的表情和伤心的泪水，我抱住妈妈，紧紧抱住她，我感到妈妈的身体在颤抖。妈妈，妈妈，我的妈妈！我大声哭起来，妈妈脖颈上的血像一条细窄的河，泛着恐惧的腥气在我的视野里闪烁。

妈妈会死吗？

妈妈的血会流干吗？

……

朱娘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的家中，她先到奶奶的房间说了些和解的话。而后就撩开了我们的门帘，等她把门帘放下去的时

候，我看到朱娘的脸就像惊恐的镜头，她显然被妈妈脖颈上的血吓住了。朱娘抱住了妈妈，就像抱住自己的女儿，她用袖襟擦着妈妈脖颈上的血，又在一个药箱里翻出纱布和棉球，妈妈的头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纱布，就像月子里的女人。这个晚上朱娘就睡在了我们家的炕上，她听妈妈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4

我母亲向朱娘讲述了一个与她的情感格格不入的女人，女人姓殷，比爸爸大八岁，体形高大粗壮。妈妈晓得殷与爸爸的关系时，已是一年以后了。殷怀了爸爸的孩子，殷要生下这个孩子，并希望这孩子得到妈妈认可。直到这时，妈妈才知道爸爸外面的故事，而这之前，故事的严密性是无人知晓的。

殷要回到从前的城市，她的进修生涯只有一年。那天风和日丽，一个高大粗壮的女人托着一个婴儿站在我家门口。奶奶隔着玻璃往外看，奶奶有个窥视的毛病，大院谁家来了陌生人，她总要趴在窗上看个究竟，有时正吃着饭，瞄见人影了，连忙把筷子放下趴向窗口，饭菜对她的引力远不及陌生人的引力，奶奶从陌生人的身上猜测外面的世界。奶奶看见殷的时候，殷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院的门坎儿，她昂着头，面色焦虑地寻找院里的主人。她看见了奶奶身后的屋子，就像找窝的老鸹一样，径直奔进屋来，将怀里的孩子往炕上一放说：你儿子的种！

奶奶在那一刻两只眼睛瞪成了两个惊叹号，在这个陌生女人的身上逡巡。

啥？你说啥？你找错门了吧？

我能随便给孩子找爸爸么？女人说着就坐了下来，她坐在一盘很平静的炕上，这盘炕合法地睡着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殷女人像一个错误的符号，野蛮地横插进来。